



10065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郵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啓

上廉使啓

唐駱賓王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  
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于中事符則感形潛  
于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栖覓情欣養素仰皇華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啓

而暢慮敢用披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  
基疏金闕架飛岳以韜雲洎乎鹿走周原霸燕圖于  
卽墨蛇分沛澤封漢爵于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  
炳靈丹穴襲吉黃裳若乃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  
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于亂  
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連牛垂秋實于翰林絢春  
花于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彫談素論疑玄開夜  
光于妙辯旣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鴛池  
絢桃花而曳綬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列職春宮標離  
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故得龍綽垂光



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某大塊流  
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  
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  
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  
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旣而日  
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遙松浦以南浮。與  
塵跡丘中。絕漢機于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舉于家園。  
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于空谷。天羅迴布。弋黃鶴于  
高雲。顧已駑銚竝從。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臯之勞  
反哺私情。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應誠。雖噬  
指思歸。空軫倚廬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  
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機成務。論道經邦。庶得  
顧兔離箕。動清風于舜海。從龍潤礎。霑甘雨于堯雲。  
則白羽書生。自銘恩于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于浚  
花。拜首迴遑。傾心霰露。謹啓。

評 七襄之錦駢詞赤幟



上兗州崔長史啓

唐駱賓王

側聞鄆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跪迹躡雲之轡。載馳然則激瑞侵星。佩潛蛟于壯武。騰鑣歷塊。騁蹀駿於咸陽。且煦轍波鱗側。羨鼇潭之躍。觸籠雲翼。局望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多唱。牛歌揆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侯驚拂塵之思。伏惟公騰瀾浴景。濬靈派以含珠。擢幹捎雲。翊幽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叶鳳彩於英姿。辯蟾精於弱歲。靈臺宏遠。馳霄練于霜潭。策府幽深。絢朝虹於璧渚。心波湛漢。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啓

三

泳魄曜於黃陂。情岳干天。韞風雲於稽嶽。龍津共濟。競欣登御之車。蕪室欽賢必擁。澄清之轡。鬱文條而擢彩藻。逸潘花擘詞峯。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昆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左龜陰而演化。務肅百城。輔鱗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逾盛德于休徵。聲績聿宣。軼英規於恭祖。佩呂刀而邵美。已贊褰帷之遊。屈龐驥而未伸。將騁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鑒駿子之微言。倒屣延賓。辯王生之雅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于幽石。賓王瓶甬小器。鷓蚊末材。斜帶



暉桐戢晞陽之厚德。傍鄰汝滌。暮貫時之貞勁。直以  
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遠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勞  
擔石。厭于糟糠。負薪疲於短褐。然則少奉過庭之訓。  
長趨克己之方。式志書林。咀風騷于七畧。耘情義圃。  
偃圖籍於九流。酒惠渥於羊陂。屢泛文通之表。峻  
曲岸於鶯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于霜臯。  
映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sub>餘</sub>於露薄。垂薰有十步  
之芳。而乃惡迹魯鴻。悲荆山之抵鵲。遙名韓犬。歎稽  
阜之橫梁。方今玉瑄躔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  
岫以依遲。素林返鴈。候陽潮而低舉。籠金味道之子。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啓

四

上卷二

俟纁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  
揆于庸識。輒輕擬于陽庭。所冀恩波時流。咳唾倘能  
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燭棧之寒女。  
得使伏櫪。驚蹇希騏驥而蹀足。竄棘翮羽。排鴛鸞而  
刷羽。則捐軀匪恡。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  
之貽誠。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懼履  
尾載塵。聽覽迫甚。蹈水謹啓。願總于<sub>下</sub>。卷之十六  
評 雕績滿眼。然情亦與文俱至。少春鼓與文俱

賀叅政啓

宋鄭剛中

顯奉綸言起禪大政。輟留鑰殿。邦之重置。叅機近弼之尊。茲謂殊恩。允符清議。門墻之慶。悃悃尤深。惟藝祖之開基。訪庭臣而定制。聖謨垂訓。降丞相一等官。累世用賢。自乾德二人始。位高瞻厚。責重禮優。此夙昔之所期。今周旋而始契。恭惟閣下。養心醇一。造道全深。由舍法而脫崇觀之甲。在布衣而有公輔之器。旣從紳笏。果用羽儀。唐室文章。衆服仲舒之誥。漢家德意。爭扶鄧禹之車。爰寄藩宣。益隆問望。考著龜而協吉。宜富貴之禺來。而况甲至上元。泰當初九。守大信而遠人已。率保成功。則庶事皆康。如聞論道之師。夙有惠疇之意。克俾厥後。惟暨乃僚。須事信而言行。庶志通而功遠。其竒孤弱。植衰病餘。生費君恩。於廩粟之多。總軍政于邊防之暇。自惟微幸。動負愧慙。傳聞君子之立朝。愈見生靈之蒙福。四川峽阻。望賓客以神馳。八詠樓高。覺鄉邦之增氣。

評 詞斐氣和不似後人徒作宛語



兵莫惜于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頌廟論之平章小人覲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切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爲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日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饜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啓

六

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爲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其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耻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怨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評覆益得見天日自深知已之感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觀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受傳焉。禘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竊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于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六

王宅中以恢帝圖。

二

演連一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璲，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競競業業，用迄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子孫蠱壞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蕪蕘之語俱



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涇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適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狷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八

演連

臣聞網以綱爲總。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脩道不脩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微具而絃調。車非轂不行。衆輻轉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爲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爲威勢。

臣聞句粵之鋒。鏃以精金。用爲梧華。則何擇于槁樸。蜚景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剖獲。則何異于鬪。亦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人才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與王之倚毘。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

臣聞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銜厥美者。物之愚。自遺伊患者。物之昧。是以蘊節。韶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性葆真。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六

九

漢三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威鳳生于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等寶玉如土苴。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却而弗顧。弘璧十朋。亢倉睨而不視。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廐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晏鳴。詩陳周后之戒。羣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彞之秉。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竝戕。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彌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冰出于水。而冰道冰。烟微則火盛。冰泮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繇情靜而斯逐。

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兩劍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六

十

清運四

爲藝。專於僂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臣聞鼓鼈企飛兔。頑蛇化神龍。其趨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克。途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仞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畊。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

我用。履之以貞。評 俱龜鑑盤匱之辭

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踏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謂毛衣瘡痛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願閒逸。每思擢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滋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岩穴。所居東陽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誌

十一

山棲一

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塊鬱若其群峰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緝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山色紅紫。以為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巘岼隱嶙。上窺日月。登自山



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  
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于薰爐。夜焚法鼓。旦聞予站。  
履。摠衣躬行。頂禮詢道。詰人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  
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  
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蕙樓菌  
榭。隱曖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歲  
次祈僊之客。餐星髓。吸霞漿。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  
下有石屏聳峙。中扇刻峭。頗類人工。躍流深瀉。滄湧  
泱咽。電擊雷吼。駭日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植藥蕭  
颯。被蔭綠阜。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六

誌

十一

山栖三

潤肥腴。鄭白史漳。莫之能儼。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  
春鰲旨擅。碧鷄冬筥。味珍霜鷄。角巾升于丘嶺。短褐  
出自中園。菹蔣逼側。池湖管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  
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時間濁醪初沛。清觴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  
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謹呶。盛論箱庾。  
高談穀稼。喞喞謳歌。舉盃相酌。人生樂耳。此懽豈訾。  
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  
無事爲貴。不求于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  
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劔楊子



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聞  
哮壑。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縣。至山將半。便有  
廣澤大川。臯陸隱脈。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  
迴。山周繞。有象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  
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  
洶涌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瀉瀉于軒甍。激湍  
迴于階砌。供張無綆。汲盥漱息瓶。包楓椅楮。櫪之樹。  
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  
搖白蒂。抽紫莖。櫛蠹萃尊。梢風鳴籟。垂柯欄戶。布葉  
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  
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  
紅華。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丘阿  
陵曲。衆藥灌叢。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鹽重于素壁。  
玉鼓貴于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省文。  
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翩翩翔鳥。風胎雨鷺。綠翼紅毛。  
素肉翠鬣。肅肅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園池。旅食鷄鶩。  
若乃魂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虻候曙。聲象琴瑟。玄猿  
薄霧清嘒。飛颺乘烟。永吟嘈噴。颺曉悅心。娛耳諒所  
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題寺。背巘面壑。層  
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



墜閣較其優劣者哉

右靈巖古剎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微  
岩雙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履上下千峰紫翠之間  
左浮丘而在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跡不可追  
企而泉石景響尚存寺之法堂重葺謹以山棲誌  
舊文鐫之此文雖齊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  
所謂流洑者蓋洞天之水也咸淳丙寅良月之三  
日北山何基識

山棲誌今世所傳詳略不同吳禮部敬鄉錄謂何  
先生節取其文蓋因北山識語臆度之耳予觀菀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誌

十四

山栖

文類聚所載僅三百八十餘言正與世俗所傳相  
合乃知裁損于歐陽氏而非節取于北山也茲錄  
全文云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山棲誌 十四 山栖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山棲誌 十四 山栖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山棲誌 十四 山栖

聖閣較其優劣者哉

泛秋浦辭

陳炳

九華北兮瀨東石礮碗兮屈盤誰此讐兮萬頃初禹  
鑿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涌兮淪漣民遭薨兮  
渚居蠹百雉兮造天外涵浸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  
羗子行兮酷暑脩途邈兮回澶埃迷目兮眩昏僕馬  
瘦兮顛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于袂兮  
俱往欲駕我以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蒸若  
青與洪浴兮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與汝遊兮嶽岩  
駭鷗鳧兮爭翺與汝望兮茫溟若有無兮飛烟水一  
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六

辭

十五

泛秋

偃佺紫貝闕兮珠宮笑紛畢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食  
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  
炯兮猶在願脫屣兮人間青楓老兮欲丹露溥溥兮  
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

評

乘灝景遡流光恍有伊人之思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濂  
因本其志爲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  
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子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  
假微辭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脩以作則非  
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  
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巖兮胥獨中茲危禍胡姜  
菲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爲圓兮揆人  
情爲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  
而弗予識旣擠予于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  
之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懼戕  
汝之良心觀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耽予固不  
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  
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  
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爲汝而  
歔歔嗟受命之蹇僂兮豈獨汝之爲尤蛟龍鬪于深  
淵兮寧無損於鱗皴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囚  
雖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

獨不鑑我之幽枉叶皎皎之白璧兮僉訾其爲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奚患于無辭答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維經于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于空堦兮似助余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眞一身而無所魂魄恍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絜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爲懼兮懼吾德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六

辭

十七

孤憤三

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銜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評 九辯九歌哀斐同怨



歸去來兮胡爲眷眷而懷歸念人生之如寄忽感悟  
以典悲睠明哲之已遠幸軌轍之可追既委心于義  
命又奚較乎是非指祈門以歸路想兒女之牽衣望  
橫山之嶙峋見翠靄之霏微九峯伊邇晨屨再奔綠  
陰滿地清流遶門蘭茝未蕪簡篇尚存撫我素琴酌  
我芳樽無囂聲以聒耳無憂悵之在顏悵百歲其幾  
何知一室之足安翫白雲之悠悠聽黃鳥之關關坐  
盤石以長嘯登崇巖以縱觀魚洋洋以潛泳雲靄靄  
以往還撫物理而自感聊夷猶以盤桓歸去來兮與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六

辭

十八

和陶

初平而同遊。展富貴其如脫。惟道義之是求。榮莫榮  
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歛濟世之宏畧。爰經畫其田  
疇。乃駕鹿車。乃泛蘭舟。采蘋藻兮幽澗。藝蘭杜兮芳  
丘。滌煩襟於茂陰。濯塵纓於清流。念藏脩於此室。實  
祖父之餘休。已矣乎吾不能變心以徇時。相彼欲去  
而可留。汨汨寵利竟安之。尋泉石之新盟。赴鷗鳥之  
幽期。逐猿鶴以長往。荷鋤鉞以載耜。續伐檀之雅韻。  
歌考槃之遺詩。信俯仰以無愧。泰然自得夫何疑。

評 柴桑遺韻彷彿古人

坐石上誦和陶辭感興再用韻

明董汝偉

歸去來兮後。後十載。今以歸。恨夙心之未遂。胡展轉而更悲。撫長劍以自舞。無朋從其子。追望層峯于雲際。疑人民之猶非。蒼頭唱以相駕。稚子突而援衣。喜楞嚴之間。寂恨屢歌。乎式微。高明在登。此心如奔白雲。承宇。蒼松蔭門。石徑未荒。岫幌猶存。山僧在座。新澗滿樽。儼三笑以共醉。春風盜其在顏。幸菟裘之未營。知蝸室之足安。葺芳桂以成帷。擘碧蘿以爲關。臨瀟水以洗耳。登舞雩以遐觀。鴻冥冥以高飛。雲冉冉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六

辭

十九

坐石

以孤還。天晚睽以將暮。扳桂枝而盤桓。歸去來兮。訪莊陵之釣遊。浮世淡其相忘。外物廓乎無求。坐茂樹以自適。玩遺經以忘憂。田翁告予以有年。黍稷慶其盈疇。或山而杖。或水而舟。緡遊儵于碧澗。擷芳實于青丘。招白雲于遠岫。弄明月于寒流。念優游于泉石。信造化之餘休。已矣乎。出處屈伸。信有時。相彼懷祿而干進。留死將至矣。竟安之。襲高風于表聖。踐芳躅于榮期。或乘月以長嘯。或迎春以載耜。歌白駒之古調。和招隱之新詩。苟中心之自得。樂天委命。其何疑。

評 與前作韻頌



粵謝翱痛宋之亡。感文丞相知遇。丞相不屈而歿。翱  
爲泣釣臺之側。哭之。其辭僅三韻。而悲恨無窮。以  
竹如意擊石爲節。竹石俱碎。予誦其辭。愍其忠憤。  
因倚其韻作三闋。以廣翱意。

其一曰。控于大邦兮。誰因誰極。樂作而風烈兮。海水  
黑。上帝不臨汝兮。若爲滅此朝食。不采而食。  
其二曰。厓山海表兮。望逃北極。腥腥上蒸兮。天爲黑。  
孤臣雖欲損軀兮。何所尋食。

其三曰。非顧中原兮。不見四方之極。祝融不神兮。朱  
金華文徵。卷之十六。 解  
鳥之羽化而爲黑。雖迎我以簞豆兮。惡得而食。  
又作三闋以吊翱。

其一曰。不知君兮。謂君士也。罔極。冰其髮無取于晞。  
兮。奄白其黑。富春之山。夫豈無薇兮。不采而食。  
其二曰。宋之剝兮。數窮理極。風淒雪霏兮。匪烏皆黑。  
君遇艱難兮。碩果亦食。

其三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兮。何至此極。誰爲招遊魂。  
兮。林深山路黑。一丘釣臺兮。從子陵于侑食。  
余擬揖漁下上江瀨。爲楚聲歌之。或有風颯兮。起  
林木。使江濤震盪。則君之靈也。顧惟吳思齊方鳳。

誌君所藏繫君于粵余欲更之曰宋謝翱墓君如  
不隨死而亡其有慰乎  
評語語隄側楚騷之遺音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六

辭

和射



精讀韻期絜得之遺音也

不測遂而寸其音也

精讀韻期絜得之遺音也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選評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 倬雲章甫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大夫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窈和庚子

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

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一

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

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趨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

謹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

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

復冠廼死其家遠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

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

杜氏之不屈以歎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歎而不

亂無異乎尋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

余世家永嘉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

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揮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憊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評 可悲而泣可嬉而笑世之爲陳氏次女者何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二

亦以哀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漢忠臣翟義傳

宋范浚

漢忠臣曰翟義字文仲永始丞相方進少子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著都尉宛令劉立爲曲陽侯爲婚又素名州縣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時丞相史在宛傳舍立載肴酒過謁丞相史飲未竟而義亦至外吏自立立語自如義內謁徑入立廼下走義旣還大怒案立主守盜千金賊殺不辜縛送鄧獄掾夏恢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後爲弘農太守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三

漢忠臣

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而勁正實過之徙爲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莽今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強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理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



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璜等結謀舉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遣孫建王邑等與義會戰義敗見殺嗚呼莽之亂漢酷矣弑君竊國罪貫浮于田閭漢廷羣臣曾無一以忠憤聞者劉歆劉宏皆宗室至爲莽國師將軍義兵之西歆反爲莽屯宛宏反爲莽將兵劉氏若此他姓臣復何望哉莽始聞義起師會漢羣臣宣言周公攝政管蔡挾祿父畔周事以義挾劉信比之漢羣臣皆云不遭此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四

漢忠二

變不章聖德其佞媚乃爾又豈復有以忠憤興者乎於斯時也獨一翟文仲能憑區區東郡建倡大義欲戴漢宗爲國誅逆功雖不遂其意象爲如何抑又聞義兵初興三輔人霍鴻輩竝起應義謀攻長安衆至十餘萬亦不可謂無人助也莽方惶懼至不能食日夜抱孺子告禱高廟放大誥作策班行天下諭當反政孺子意使義此時得一戰勝則戮元兇如摧枯復明辟如反手功必成矣不幸至於遽敗猶宜錄其忠義大節標表而旌明之班氏作史旣不爲義特書而附見于方進傳後又譏義不量力以隕其宗春秋褒



賊之旨固如是乎。義言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情辭慷慨，固以隕宗殉國自期矣。不量力而死，孰與事漢賊而生乎。固之評於是為大失。因補其遺作漢忠臣翟義傳。

評 茂明先生表章翟義，兩元編表章略，丞俱足發千古忠義之氣。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五

漢忠三

發千古忠義之氣  
茂明先生表章翟義  
兩元編表章略丞俱足  
發千古忠義之氣

與事漢賊而生乎  
固之評於是為大失  
因補其遺作漢忠臣  
翟義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宜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擣虜牽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非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六

忠壯一

紆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弃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入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餉備數甲蒐衆田竝塞地儲具饒衍士告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柵襲虜數得帛以濟又教戈舡卒乘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做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



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渠帥爲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擒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是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三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無累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趨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虜質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七

忠莊二

一發中之可求走困出兵縱擊大敗虜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壘橫當張虜勢相百不抗而徽言堅壁持久撫靡疲傷距禦外攻遣没人汭河嘯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虜鬪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壑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晝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虜進攻數債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堙繚城笮隍陣晉寧俗不井飯寄汲于河虜驅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廩



亦浸罄鎧仗亡弊人人惴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衆  
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哀折槩斷刃矢死固守旣久無  
援自度不支取礮機篋格若兀守具悉火之曰無以  
遺虜遣人挾液密書僥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  
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  
飛笥上陰約婁宿格外鄂納虜兵徽言擁帳下士決  
命戰鬥中幾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畧盡退  
嬰牙城以守虜攻不已衆蟻登徽言坐堂上慷慨語  
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賊手因拔佩刀自擬  
左右號救持之恐不及到虜兵猥至得挾徽言去然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八

忠壯三

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徽言所親俾說徽言盡具  
冠蔽見虜帥徽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  
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卽愧死顧  
以爲榮欲詫我且爲虜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  
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  
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  
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徽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  
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  
宿又出旁行僞制撼詠徽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  
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



死正吾所此懸渠爲虜屈耶爾胡酋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覲其懼伏徽言意象自若披衽迎刃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徽言死怒婁宿曰爾寵狼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徽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徽言不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徽言死封疆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九

忠壯四

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海內澹然熙乂怡逸垂二百載民華鱣不日金華戎政垢玩將駘弱不武士卒墮冗耄贖備數伍符戈甲監蠹城障夷隄一旦外侮間豐揚埃猾夏鼓行長駟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殉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徽言比者方徽言力保晉寧蓋患虜鴟踣窳旬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



作氣鬱鬱視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諾。赴急。不宜稽固。取萬命罪。光世猶前却。徽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虐。甚愁惋吟嘯。企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徽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有能鳩兵收故地。卽表功隨所復郡邑。世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

萬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卽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部聚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日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徽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旣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又將取全晉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賈志以歿。義士所爲悼勤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數陷虜中。後自援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稱南朝善戰。能堅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道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



者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窘虜縛九州都統殺  
婁宿孛董子虜方益甲俾粟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  
帖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因詔徽言率  
所部詣行所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  
陷徽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評 徐忠壯凜凜有生氣文亦稱其人讀之不能  
不為泣數行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十一

惠



何長者傳

宋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之爲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樸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羨莫可勝數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重而敬德棄去矣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岍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華羣亡賴子相聚乘舟鈔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十二

長者一

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爲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逕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卽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旣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



運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澇水  
又絕江淮。迦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  
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  
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  
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  
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廩相望巨  
艘大舶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  
皆佩於莧金符爲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敬  
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  
嗜進厚藏以速禍蓄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十三

長者三

江南北二人夫婦父人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  
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冢破禁  
錮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  
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鬲炊調食  
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行而欲休倦而欲息者常五  
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爨散徒敬德素  
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  
官爲諉糜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  
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  
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鬻置大

窶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廡下或溢出門  
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噐來食無持  
則假與兩夫羿一人執杓挹以注噐中食已以次去  
日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月三日止八月十三日凡  
七十日饑民無歿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忿爭  
奮臂大呼毀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  
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  
骸枯骹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  
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年五十七後十八日  
所餘錢米亦盡遂止緇素咸曰胡不延長者至中壽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十四

長者三

今窮人無所賴矣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餓疫棄尸  
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  
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  
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僦急則如敬德告必  
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者憐  
而乞我祕其人旣而假于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  
可不謂長者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四年歲行庚子大饑趙悅  
道尹臨安府發廩勸分恐弗暨奪民死中而生之初  
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傳一夕夢之帝所嚴衛



如大朝會儀。既謁贊道之。陞由阼階。端笏屏息。抑首  
僂躬。不敢仰視。帝告曰。與權汝無子。求荒功多。賜汝  
子九人。趨下再拜。稽首庭中。寤以告家。已而生八子。  
與孟傳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  
人。糜脫釜。猶仆湧器中。人惡得糜食。已輒什死百步。  
間饑未至死。食糜者百無一生。婺州顧緯米作糲熟  
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糜。使之北門。賦糲  
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結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  
薪蘇。旦洗沐廣舍。不過樓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  
人。歛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十五

長卷

大評 汲仲先生著作甚富。無從覓其樂顏。瓦缶諸  
集。搜此二篇。以見一斑。尚以俟後來纂述者。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  
繇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穎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  
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禋祀東朝庭上壽  
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  
皆得九品官封告授大父迪功郎太母孺人父天澤  
澤民治書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  
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  
澤民既屢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  
惠公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十六

孝子一

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徽獨  
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孥妻與子  
廬深險處以避一歲所病止中斗龍才才三已能奉  
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也尋  
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  
羣鴈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爲鴈靈有知將葬澤  
民門人土相與私諡澤民文節叅政文公及翁題墓  
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  
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



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  
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  
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得何歸爲初澤民以  
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  
未周晬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  
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  
鬻幣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  
爲庶母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  
斷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于其父哉長孺  
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十七

孝子  
四十二

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已日始爲  
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  
浙江路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已天下若是者固不  
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熙時風厚俗美男  
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  
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  
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于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  
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  
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  
泣下我方盛年大識其語之爲懷楚也亦弗問無州



有間兩夫昇若母竹轎西去又折以北與若諸鄰者  
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海濟江踰  
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聞昔年一夕舍  
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人怪斗龍數過問焉  
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  
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  
父時門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  
子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  
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  
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十八

孝子三

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爲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

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

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

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

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

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

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

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

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

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祠三



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爲義山鄉鄰饑歲廩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塘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爲孝弟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遂定次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典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馮炳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評

馮炳遺風古意豈今人能辦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瓚官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二十

唐五一

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其遺骸陸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素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陸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



之行至見宮闕遂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  
又數黃衣進揖珽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  
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  
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  
文丞相客也與珽友善嘗感珽事爲作冬青樹引語  
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舉羽閩人亦奇士云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  
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  
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  
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七 傳

二一

千評西人以文傳文因人重

文華集卷之十七

金華文徵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珽能焚之甚義乎哉嗚呼珽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如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珽誰歟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辯證。傳于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僮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叅軍名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歛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翱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醉畢。號而慟者三。復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二二

謝皇

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汙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埜霞碧鷄。四明金華。洞天搜竒。抉秘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



忘每語人日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  
婺睦人土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  
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翱晚明年乙未以  
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瀨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  
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慎收吾  
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卽鳳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  
至而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于陵  
臺南以文藁殉伏石表之曰粵謝翱墓初翱以朋友  
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各作許劍錄勒  
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于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二三

謝翱

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脩袴獨刻厲憤激  
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于流俗意所不顧萬夫  
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過談勝國  
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  
憎聞翱翱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  
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艸圖譜一卷  
宋鏡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  
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

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  
左氏傳及續辯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間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其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二八

鄧弼

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倉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必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是不能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秦定閭德王軌法西御文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閹卒不爲通彌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暗  
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  
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  
順聞者駕海艦互市于鄣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  
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弱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却其虧國體爲已甚爾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  
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彌者  
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  
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  
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鍬  
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暨彌至衆槊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而目亾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  
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  
士命勺酒勞彌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北  
之王鍬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勛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問使彌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彌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評 摹寫奇壯鬚眉生動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三十

嬰土裔也

沐以自具帶時彌思不靈限日沐沐靈弄狀其

濕滾鱗玄鳥來判夫家競棲林木問使彌亦必當

史官曰彌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

童觀人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其身不凋髮頭固黧燧曰天坐一具屍骸煇煌不

其非木不凋髮頭固黧燧曰天坐一具屍骸煇煌不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卜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恒游恒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令餽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譁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灰遂寘灰燼中誣之闕爲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三一

余左一

聞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老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降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滌寬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亾何復召修遠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龐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金道上勢如狼闕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恒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



恒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  
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  
言稍直無忌人。勸闕少碎。既闕曰吾縱昏豈不知批  
逆鱗爲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  
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爲迂濶。  
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率郭自縊。死有司  
請旌其門。闕以過于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爲湖  
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岐山。負粟輸官者厄于  
道。險費常倍闕。冷以爲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  
多錄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又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三二

余左三

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楊言于庭曰。右丞當往受天  
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劔討虜。乃欲自逸耶。右  
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  
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  
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贊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貽  
黃金。章歎曰。余贊達官多矣。潔如冰壺。唯余公一人。  
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  
侍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聰察若神。州  
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發定賦無藝役。小大  
各遠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土無養以没入。



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衢民民重足立  
闕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  
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  
降于墓君子以爲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  
事冕忽兒不花方統我淮南承制起闕權淮西宣慰  
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闕  
毅然請行從間道入推赤心待人罷其苛賦轉粟以  
哺餓夫八社人翕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  
砦砦甚固小路若髮闕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鬪  
殺傷相當至日曷賊殊歿戰鬪不勝退復收散卒誓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三三

余左三

曰歾則歾此爾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  
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礪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  
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  
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喊而出  
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  
陷獨安慶巋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僞作尺牘  
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  
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  
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  
濤山有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



中書朝廷俾爲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  
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帛殺  
嬰兒寘戟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  
卽近出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溪  
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脇主供  
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貓豸素不被王化  
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後  
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  
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  
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三四

余左四  
四十三

遠不可爲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  
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  
月七日賊陷闕猶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  
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戟手罵曰余  
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鳥鳶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  
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剄沉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卜  
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死諸將卒慟曰  
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  
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謚曰忠愍追封夏國公闕爲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

爲爲卽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  
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  
文篆隸皆精緻可傳

贊曰於戲闕真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  
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  
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  
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  
氣炯炯上貫霄漢必聚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  
雲凝爲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  
闕死。于。君。而。能。使。妻。死。于。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  
示爲人臣者。

濂旣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  
時其妾滿堂生一子甫晬棄水濱有僞萬戶杜某  
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  
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  
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



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爲花果善槩，視賊欲吞  
廷心，兄闌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  
新軍守水砦。前後多戰功，賊來破李橫槩，入賊中，  
殺死甚衆。聞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  
公歿國，吾亦義不屈汝等，母不死，爲人所魚肉，拔  
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飲酒至  
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  
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  
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陳明卿太史評：宋太史道義填骨髓，每于文字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三六

余左六

見之其爲第一手不獨文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三六

余左六

見之其爲第一手不獨文也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芑祖維休連擢進士  
第父秦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  
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  
監丞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  
厲會京西帥募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顛秦以山無  
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  
之說不從秦嘆曰敵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  
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  
上而卒舊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三七

葉由

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倡明  
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早夜磨礪探  
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  
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  
從僑最久靜慮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所  
托矣遂以通名其齊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  
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  
終身金華何基王栢皆宗于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  
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辯析至無虛月基  
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



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于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于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

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于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竝叅較也。栢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曾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實之由庚。由庚則又日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温而厲感而不



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日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竝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稱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三九

華三

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祿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冥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儻替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餽餘饗宗人若冠若婚喪亦皆遵嘉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于文字間待見知止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辯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出



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如其爲脩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贊曰。葵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弟子黃榦而黃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于熹而由唐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旣沒。由唐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澹冲澹得學之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唐金華文徵卷之十七傳

四十

葉四

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評 如此方謂之能讀書不然難日發百函何益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予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成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敢勇爲必守計且條畫邊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四一

忠簡一

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爲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侍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卽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立卽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南京趣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驚怯當冒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于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四四

宋太一

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性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携之入城府禪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爲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其蘊與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

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兩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于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父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四五

宋太

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獨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懼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翩遠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卽世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爲



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韜閔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髮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于聖賢之

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汴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卧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

不服顧而篤于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捍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羅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評 文章家畢竟以潛溪先生爲第一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四七

宋太



文章家畢竟以潛溪先生爲第一  
五卷如附...  
山吟藁三卷...  
浦陽人物記...  
潛溪先生...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宋太...



補唐書駱侍御傳

明胡應麟

駱賓王越東陽郡人也父爲博昌令賓王生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鷺羣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萍水紅掌撥清波客嘆詫呼神童比長天才逸發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並以藻繪擅一時號垂拱四傑云先是唐起梁陳衰運後詩文纖弱委靡體日益下賓王首與勃等一振之雖未能驟革六朝餘習而詩律精嚴文辭雄放滔滔混混橫絕無前唐三百年風雅之盛以四人者爲之前導也永徽中歷官侍御史時高宗屏不君后壘擅國賓王覩唐運且密移數上書言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四八

補唐

天下大計后壘怒誣以法逮係獄中作螢火賦以自廣久之謫臨海丞高宗崩后壘廢廬陵改唐物賓王恥食周粟卽日棄官歸賦寶劔思存楚金鋌許報韓之句會英公徐敬業起兵誅后壘賓王仗策從之敬業雅慕賓王名得之大悅引至戎幕中羽書文告之屬一切諮焉旣而義師大集將直指長安賓王援筆慷慨爲檄文以諭海內詔云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潤地實寒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曠踐元后於翬翟陷至尊於聚鹿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



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濟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運百越北盡三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大庭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云云檄傳四方振動壘讀之至一坏六尺語凜然日如此材而沉落不偶宰相之過也敬業進兵拔潤州敗僞周將雷仁智與李孝逸遇下阿擊其前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四九

補遺  
四十三

鋒大燬之敵垂遁適星墜營中魏元忠縱火圍逼敬業軍遂潰黨與悉禽獨賓王變姓名逸去削髮爲浮屠居天竺靈隱間十餘載考功郎宋之問謫客嶺表宿寺中賦詩得鷲嶺龍宮之句思不屬方苦吟一老僧臥禪榻問故遽續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大駭質明趨訪之逝矣識者云此駱賓王也以是知敬業之敗有司慮壘以檄故必斬得其人因斬貌類者以獻云始賓王父早亡奉母竭力裴行儉再辟幕下皆陳啓峻辭意致委篤人以方李密陳情表世傳士先器識之云殆匪實錄至奮身爲國舉宗百口



棄置若遺其忠孝天性然也。賓王既以起義亡無  
哀其製作者。廬陵復辟累詔訪求。魯國郝雲卿如集  
傳之。天寶以還。唐風載變。後生輕薄。齟齬前薪。杜甫  
氏以凌跨百代之才。特推轂賓王。至擬之江河。不廢  
李夢陽王世貞。本朝稱大匠。咸歸甫論篤。而斥行  
儉爲腐談。新都汪道昆尤重賓王。檄泊帝京。疇昔二  
歌方諸。秦漢間作者當孽。學革運滔天。朝剝生靈。毒  
痛九野。蓋開闢未聞之變。一時唐之臣子。宋璟姚崇  
婁師德輩。俯首北面。蒲伏裙裾。殆不知廬陵何物。獨  
賓王仗義執言。大聲其惡。罌雖漏網。逆狀繫繫。千載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七

傳

五十

補唐  
四十二

讀之。環磔靡過。視行儉日擊。僭落苟全。汚濁者器。識  
先後。何如哉。自唐世因仍。周曆日以叛。臣刺戾相沿。  
郡乘邑志。咸屏弗錄。明萬曆丙子。滕觀察伯輪董

浙學事。于是門下士。胡應麟。發人也。首上事。訟賓王。  
云竊見故唐臨海縣丞。賂賓王大節高風。瑰材卓行。  
詞華冠代。學業超羣。至孝篤于平生。孤忠竭于始仕。  
微官奉母。任武功薄。而不辭。直道事人。謫臨海丞。而  
靡悔。屬牝晨之篡國。玄樞撼而八極。搖奮雄畧。以登  
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一环于故主。問六尺于元兇。  
歷數屠兄殺子之姦。鯨鯢視鬼。亟發酖母殺君之惡。



戮鬻寒心。旣首建義旗。將裂渠魁于七廟。旋身亦  
亦尚飛靈爽于千秋。偉哉器量無雙。詎曰文章寡二。  
廼史氏頽靡。弗昌言于紀述。而州民謏陋。迄罷享于  
蒸嘗。誠亘古不自之沉寃。實闔郡當先之鉅典。伏惟  
闡發幽光。播揚茂烈。聿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  
氣。恢弘于崇正之朝。海甸英魂。鼓舞于右文之日。書  
上事垂下所司。適擢去不果。已蘇督學濬至。亟申前  
議。列祠郡城。已洪督學啓睿至。復采夙聞。專祀邑里。  
三觀察使皆閩人。雅尚風節。而後先繼至。故自賓王  
舉事。歷宋迄今。八百餘載。而公論始定于一。殆若有  
天意存焉。於戲。賓王不死矣。顧新書文苑闕畧未詳。  
而劉昫舊唐論述尤謬。因稍據臨海丞集。掇其忠孝  
大都暨莖乘稗官之足徵信者。爲駱侍郤補傳。以傳  
胡應麟曰。吾越之言詩文。率繇賓王。始非直莖一方  
耳也。廼余產莖中。于賓王實晚進。云賓王檄后。嬰大  
惡。數十義炳日星。而史臣以怨誹識之。僞周羣鼠。倒  
置君臣。大倫以媚壘可也。而亘千百載而下。而皆周  
之史。何也。大明郤寓覆。益洞鑿。勾萌蠕動。有濫必伸。  
而矧于賓王。於虜歷世久。而公論明。蓋記之古昔矣。



嗟夫子觀于烈女事也有深噫焉夫峩峩而冠者非世之所謂丈夫乎其或有家庭之訓父師之所指誨幼而講析長而耳目之所覩記卓卓乎聞見之先也而或變起于意外而非順適之境鮮不化蘅爲蕭斷方爲圓次之則豕奔鼠竄苟生須臾平居復欺人白晝覩顏屋漏又博帶寬襟高談濶步視彼粉黛而鉛華者直渺小耳曾何當眉睫間耶今觀女事也方且當竊拜下風不辭又何暇倒置其辭掩瑕飾咎乎女名姜姑姓包氏里之純孝鄉人父湘業力農家貧又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五二

包烈

口吃吃數時面赤始達一語在嚴酷之下抑又難焉其先聘朱氏受數金及絲帕物矣有叔欽此居欺湘儒不爲置酒謝乃孽構冑氏范生約奪聘又生素知女美而樂有旁証前後串結謀定矣湘急訴之官不識公門事體賤財以賄上下官竟執偏不察吃吃之情訟庭一風強辭淆正竟遣歸其後冑者湘號曰若是則天無日矣况范之與女也年之不相值也奚啻十與一乎而亦何所據也乃公隸則組取贖結案女方孰織隸嚇曰速治酒食來餉并有以酬我不則鞭及而父女倉忙問之第曰爾今日乃范孺人非復朱



有從官斷也可賀新娘子矣女啞然就撻父母速呼  
之則氣奄奄絕矣鄰里來救以漿水久而甦謂其妹  
曰吾始未死特遲速耳不能蹈他人闖也明日約妹  
出後園鼓篠中矚野鶴塘近詰妹曰予始與爾來遽  
忘線褵未收汝往藏之妹方齷不識其誰也轉視則  
姑躍身深淵矣塘之西爲通衢適貿紙者數人行惡  
救之而父亦尋覓至抱持哭曰兒毋乃苦耳卽縣不  
自爾有司府大官人悉讀書知綱常者必爾伸也兒  
且須之予不辭艱將以理于藩司諸相公詞入時攝  
司務者爲歛之江氏荆石也江性明決知體悉炤其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傳

五三

包烈

奸大謬嗟異之而始治狀者方負媿曲說以亂其真  
於是憲判兩報罷一以徇成案一以恤女志也而不  
知女意已大決于此矣乃歛妻方日夕圖閔制挾搶  
事又時在初夏農事在田湘歸姑治車桔女謂母曰  
天將燠父獨勞于野爲女者流安坐于室何忍乎宜  
有以餉于田者於是親操磨石製胡餅湯水囑母以  
遺于父而獨與妹守門戶乃從容謂妹曰曩予父聘  
朱時曾受銀及帕事若知之乎曰有之曰昔予曾取  
碎銀若干置梳匣中母歸時第云可置吾口不必及  
其他於是以朱帕束于腰而復細紉其襟袂表裡令



妹取橘園中潛之閣上最高處懸繩就頸奮而絕脰  
遠近聞之哭走黃白旬月遍道路吁哀哉始末女事  
豈不大可傷耶女年未笄生于窮簷敝里顛顛下賤  
之家無有閨閣之儲書史之鑒及父師講解之明耳  
目觀記之卓而瑩瑩特立若是是天地正氣間值其  
生造物欲有闡揚故令前後坎坷使人人忿以求直  
研磨洗刷畢盡其情如此向使女安于死人仰其烈  
公直其事明明旌異古今偉之則人心稍稍平曰女  
歿分也死享其名報也又安能忿激于萬人至馳寃  
于宇內哉故曰水激則鳴火撲則熾物情然也於是

金華文徵卷之十七

傳

五四

包烈三

烈女之行高于秋天矣君子曰人孰無死死生之際  
亦大矣利害戰于中人鬼之關決于湏臾中人之資  
鮮不亂者而女方視死如歸求亾如節義分之介從  
容審決久而愈真此其志豈不與日月爭明哉或曰  
女事可敬復可表無論識不識咸知其爲烈也而執  
案者方俛人飾咎則奈何予曰日月明矣或爲雲翳  
爲風霾使人日悶悶焉求其光不得則沉溟濶溥遠  
近同焉一旦天劃其精陽司其柄而萬里訊掃使之  
狂奔倒走則向之昭爲瑩絜者固自若也然則是峩  
峩其冠爲傅帶寬襟高談濶步之夫又視粉黛鉛華

者罪人矣。

評 此等人與文余固多存之今貫虹撐日之氣  
橫亘霄漢間

金華文徵

卷之十七

他

五五

包辯四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明

金華司李滇南馬龍阮元聲無聲甫  
金華令西蜀忠州高倬雲章甫

選評

金華學博浙鄞楊德周齊莊甫輯訂

弟子員戴應鰲編次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宋鄭剛中

伏以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  
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  
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凶訃在耳倉皇驚問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祭文

一

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旄飄搖。徒迂公  
之柩也已。今則靈輻在道。竈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  
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蒼葱。徒拜公之  
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踈。愈踈而愈所  
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  
之蛻也耶。揮涕臨風。何嗟及已。  
評 筆力陡健舉一語千鈞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宋鄭剛中

嗚呼。禹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  
北面。龍臣鴻弼。侯臯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  
于一降秦。迄唐中間。幾息旣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  
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而同。厥初事親。自誠  
而孝。基德寢門。參鸞是蹈。肆其事君。自誠而忠。四朝  
一心。本始末終。昔在建炎。爲國馳驚。蝨賊內訌。將侵  
天路。廼義其旗。馳囊走羽。燭彼妖焰。萬河竝注。掃除  
黃道。手扶日馭。勿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  
台衡。柄是文武。內附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爍起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祭文

二

代倉

蠡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酋。羶毳之渠。威名所加。失戈  
墮車。旣其無爲。里忻戶愉。羣獻具來。翼帝之圖。孰祝  
其成。放迹江湖。已貴不賤。已豐不約。零陵之居。常布  
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  
飲江。奪公間燕。巨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登我  
元臣。爾衮爾鉞。坏治載新。瞑目語難。熊羆貔虎。聞公  
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商。秀眉垂髻。聞公之升。連手  
嬉遨。北邊有典。禡牙祭纛。志之所期。欲無。與  
地。圖還之清。廟爛爛。丹衷日月。所照。帝閔公勞。佚以  
殊庭。歛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項



以冪陋遠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  
言屢興朝扣暮應是獎是稱籌恩權惠丘山猶輕几  
几赤舄庶幾快覩未目德輝已耳凶訃扁舟西還飛  
旒南去隻鷄斗酒莫展情素公視死生猶旦與暮一  
氣闔闢新新故故然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爲淚  
落彫俎

評 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中雲

全華文徵八卷之十八

祭文

三

代金三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元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葺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爲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淄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  
其淑精者爲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  
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  
旣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祭文

四

立祠一

駕方騁而遂蹶脩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戶牖以泉  
石爲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  
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唯珠璣惟游典之飄飄匪山  
巔則水涯蓋脫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舍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  
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晞  
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  
怆慨或吊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耆長與遺黎故  
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  
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欵其夕典駟玉輶而驟雲螭卜



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爲銘。亦旣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遡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緜風晨與月夕。竟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於藁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爲菌芝。耿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爲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祭文

五

立祠二

評 情深詞蔚

祭黃侍講先生

公不父

國

明王

禕

表

維至正十七年歲次丁酉閏九月壬寅朔越十有七日戊午門人金涓屠牲宋濂王禕朱濂傅藻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元故侍講修史先生黃公之靈嗚呼人物文章有盛有衰其所關繫意者天則使然非人力所能爲昔在唐宋韓歐之出實當其盛時時則劉柳蘇曾相承並起有以聳當世文治之巍巍及其既沒文章遂卑而君子於此亦以驗其世運之推移惟國家之典隆元氣混合三光五嶽結粹而凝輝鍾爲人物著於文章律唱呂和規重矩疊莫盛與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祭文

六

祭黃

之夷然當至元大德之世龐儒碩生布列於朝廷者夫抵皆前代之遺祖宗作人爲日旣久遠乎延祐設科取士而得人之盛遂及于今茲公當其時奮乎東南褒然舉首文名赫然而四馳歷仕外服晚乃登畿典冑監領儒臺學者翕然而宗師當代文章之柄咸公是屬而公亦不得以苟辭肆今皇上崇尚儒術慨念老成有足倚毗幸公之獨在爰起公於旣老用公於未衰掌制玉堂勸講經帷任尊而職邇將倚以爲玉猷之黼黻國論之蒼龜天下仰之如韓歐謂朝廷爲有人士顛爲有依公不久畱控辭而歸出處進退



卓然而無疵。公今沒矣。一代之人物。文章於是盡矣。非天其孰使之。切嘗論公學博而操則約。力弘而造則微。統壹聖真。融貫理奧。不大聲色。任斯道而委蛇。故其形於文章。譬如周廷重器。圭璧鼎敦。分置離列。蓄光采而嚴等威。又如漢廷老吏。持法精謹。引經傳古。以斷獄而決疑。性靈以之而發舒。造化以之而補禪。聖賢經傳以之而羽翼。古今事理以之而綱維。公之名世者。人皆知其出此。抑所以故死者。固夫人之莫知。嗟公已不可復作。斯文之未喪者。幾希。昔歐陽子之歿也。臨川王公以謂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金華文徵。卷之十八。祭文。七。祭黃三。

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今公之有以不朽。誠亦無憾。而吾黨小子。傷悼摧痛。不能已於言者。又眉山蘇公所謂止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曾日月之不居。屬大葬之有期。薄陳一奠。維以洩哀。嗚呼哀哉尚饗。

評一情辭兼至

爲廖平章祭常忠武王文

明蘓伯衡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于  
眞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  
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游。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  
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  
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  
之敢擬。况于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  
其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  
洒掃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  
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祭文

八

爲廖

勲震今而耀古。眞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  
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  
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于  
千萬世也。余之獻歎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于疇昔。  
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評其筆如椽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閒有觸命。無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輒三變。而至于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然父之教

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耶。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

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郭正域評日文頗幽奇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文

十

陶母三



五海竹目文取幽奇



開禧中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睦宗院朝夕從先君游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是非皆取于人每先君有所爲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辭

十一

陳師

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旣典學脩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事他征而富藏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也今之主郡者紇囊萬貨以奉要人舟御馬負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倍書爲樂然望我良厚時語

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備特爲海內  
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  
在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宰上之木亦已  
中柱。感念疇昔涕不能禦。因爲哀辭一篇以寄子之  
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綺。茲若敵聞。善輒拜摧。  
兩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遠拒曰。子愿純配。我剛  
毅得處所。譬之酸鹹。相和成味。乃登俎。我時髣髴如  
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撫。別去再  
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蹤陋迹。翳林莽。獨  
君烜烜。勁氣上拂摩。九虎謂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  
塵。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塢。先人盡矣。感傷熏心。  
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竅隆就織邪。束縛  
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  
欲就君窆。腋不羽。

評 其辭奇崛在常格外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韓景昌字明遠。世爲  
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  
詩賦百家之言。岩南公嘗一再携予詣隱君。質春秋  
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  
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  
夜食之辯。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  
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  
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辯用正日三代正  
朔。改正者必故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辭 十三

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  
梓慎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  
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  
他如晉卜偃因童謡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  
夫夏周數月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  
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司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  
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于寅。於乎蔡氏之爲是說。豈  
欲以羸秦視三代。邪。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  
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月非戌而  
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



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辯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食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卽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爲朝晝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卽書之經邪。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笑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辭

十四

四

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聞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及爲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日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古人之占天者當晝則測日景。當初昏則驗中星。自帝堯之分命羲和者此其職矣。又何敢以瑣聞雜說而輕議聖經者乎。自予當時觀其辯日夜食凜凜不可屈。後得巴川楊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且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折文極多。此最其善持論者。嘗又考古今諸家所賦詩。上起漢魏下迄十六代。



隨隋而止。唐以來古體之作一變。今體不盡錄也。門  
則致書。岩南公有古今體樂之辯曰。夫古詩三百篇  
之外。後人所爲。準者惟漢魏爲古體之宗。而唐沈宋  
則始爲今體之倡。然樂府辭乃具古今體。何者。漢魏  
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  
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  
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  
他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  
魏之間。所歌薤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  
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爲之。何邪。又如古樂府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辭

十五

四三

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  
體爲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一韻爲之。  
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邪。唐人詩集  
每有標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  
中獨無樂府舊嘗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一  
章一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管絃。播之羽旄干戚。與  
夫唱嘆于工師。瞽矇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  
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  
言。此爲古詩。此爲歌行。此爲琴操。於乎。陋矣。此皆後  
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爲。得無辭

欲以闢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于  
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  
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者邪宋齊梁諸人  
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邪  
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槩可見矣  
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  
耕田二章曰抱甕三章曰濯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  
候樵六章曰倚聽七章曰聯蓑八章曰釀酒九章曰  
開徑每一客至常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  
謂東都名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  
金華文徵人卷之十八

辭

十六

田居四

述不已且曰吾耄矣恐一旦卽歿無以籍手見古人  
吾又豈得與夫文士齒哉於乎楊雄法言書鄭子真  
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  
子雲身爲五侯之客仲元不有隱德君高非不有文  
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逢遇之不同初  
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疏其文且  
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之所  
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  
曰於乎自古皆有歿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  
蒿之未息旣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落呻吟



佔俾聖賢合席。迨其晚節。偃蹇浮湛。里閭漁釣。爭隈  
生而無爵。沒而無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  
道之所統。則或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  
九垓。予嘗觀其著書成篋。揮筆成甕。將以窮經而致  
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自見于世。眼光流  
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料其播之簡牘。  
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不禁其聚爲磷火。委  
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而悉  
驗。雖使投塚兮赴弼。治銅兮鑄島。孰知其學。孰慕其  
材。幸而屬續。幸而蓋棺。幸而得塋。則終身之願已哀。  
復作盍歸乎來。

金華文徵八卷之十八

辭

十七

四十五

評 學邃思湧。變幻萬端。秣壇龍象。絕非後學所

能思議

呂東萊先生壙記

宋呂祖儉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太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申都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秘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亦不就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壙記

十八

呂東一



氏今龍圖學士

氏故國子

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燁孫齊孫早天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崇良螺亦亦早天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志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于祖營之有麓公之燁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于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餘綱端緒概見于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于淳熙三年亦未脫藁其他遺文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于家

評 惟存其實錄不多作諛墓語故爲得體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續記

十九

呂東

胥氏夫人墓誌銘

宋徐無黨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其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旣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銘

二十

頁四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傳而事其姑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亟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吊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雅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二十餘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  
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  
其忍一日安此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  
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  
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  
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  
非淺淺者而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  
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丞  
宗壬所狀行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  
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倜儻形  
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踈戚  
貴賤悉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敏可用輒盡誘以金  
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厲自效無肯負誘者隣里  
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  
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  
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  
非義必委曲推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  
固行其志不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  
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贖不俟其有謁也他



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績家鄭而窶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營於浙而同舍生漢臣悉受之使持要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婺出其要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卽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囂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令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直信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銘

二二二

吳松

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陳生哀具棺歛翁遽曰暑溽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繇孤童成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第若姪詵詵柵內舉蹈繩準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間之白縣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盛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

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  
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予  
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  
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一有窮迫  
而且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  
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  
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先毀旁近  
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  
卽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置弗問而分命大兵  
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  
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迭進而撓之可以旬月  
擒耳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鎗  
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  
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  
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人少  
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酣無所  
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天幸得  
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  
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  
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忽謝



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自身受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婺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明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爲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願出力爲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已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曾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銘

二五

吳金

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寵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醫助教宗公章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二銘曰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奸雄勢利齷齪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奈何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評天無論人奇其所建策至今鑿鑿可用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于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楊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爲嘉祐二年進士其子滋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好覽常欲資之以昭德葆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襁褓而先府君命爲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杭都主貫外祖閣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銘

二十六

方先生

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庠黌之間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蓋用爲文以應有司後乃束其典觀羣怨之旨而一發于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成一家言詩旣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涓因與其伯兄弟闔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摭雲月嘲哢林水闡曉善括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翱臯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霖以



諱畢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爲函骨葬巖子陵釣  
臺南閩歲西遊訪遺攬古典愴增鬱自陵陽牟公獻  
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龔聖子剡源載帥初  
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莆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  
皆聯文字交積其藁卷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  
色然嘗遊京口浙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鴈  
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籍爲賦詠無一毫徼世意或  
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  
一倚吟誦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  
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墓銘

二十七

七卷

後先生庶幾爲不灰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  
二夫人李氏先卒于貫爲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  
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葬以某年某月  
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樛梓竟以儒承家  
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俊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  
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  
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于朝  
是敢忘先生教指哉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  
其孫壻吳萊來試春官言近得聾疾畫紙與人語則  
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歿無日矣然行間整整不

見老人歆側態方意其雖尊豈遠衰者萊還而趙錄  
事以訃至貫爲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旣葬矣琢辭  
表墓非貫則誰宜爲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  
志也夫銘曰

不躡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鞞鐘鏞  
槩若釜鬻鼓間出聲震轟嚴嚴器之碩者則罔不兼  
先生中身退然縈薰發其和音不懣不愆不薦廟郊  
卒死于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孚用占  
有封斯隆如車如幘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評 序事古質含蓄不盡

金華文徵入卷之十八

墓銘

二八

八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典或以道德鳴或以文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廼接前脩之緒爲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公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行聞于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 父諱仕元爲太平路照磨兼架閣事有政事才聲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羣兒異一日于道中拾鏹若干緡不敢去坐候遺鏹者至而還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旣長侍架閣君宦蘭谿從禮部金華文獻卷之十八 墓誌銘 二九 長山

吳公學公一見卽期以遠器繼從淵穎吳先生于浦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獻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贊翰撰張公于文最少所許可于先生之文無異辭也先生屢試有司不合益肆志于古是時文治方興輦輶之下英俊雲集先生造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稱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川吊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去先生于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關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己遭時多

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自樂 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懦怯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可其奏卽罷將命以近侍先生以疾辭授衢州府教授洪武己酉詔脩元史廷臣多以先生薦者奉旨入局撰英宗裕宗實錄及丞相拜住等傳凡若干卷進賜白銀文幣歸平生素嗜山水晚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山洞之側竹林之原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輿入城府訪故交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月

日卒于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十

長三

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住浦後衛氏先卒先生葬之于靈源南阜後二年合葬焉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集先生旣沒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猶子潛與其孤之請俾予誌其墓惟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而爲精敏宏博之學爲文章簡潔清峻得于心而證于人稽于今而質于古不作則已作則必高出于人性嚴毅寡酬應未嘗輕有毀譽暮年請文者踵門不苟隨也今曹國李公在大臣中尊賢下士于先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上前知先生老病不強也聞先生卒嘆息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



年先生不鄙而友之。比年數奉談笑，相知爲深。叙先生之行而銘之，宜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有請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羅古今。至和舍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聽。先王之學，豈止于斯。命之不達，竟老而衰。學傳于人，書垂于世。生宇宙間，何忤何愧。金華蒼蒼，靈源泱泱。先生之名，與之俱長。

評 貞珉之文，此足爲長山先生生色矣。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一

長山

元隱君子東陽陳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明宋 濂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于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菹醢親執筯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二

元隱

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阡隸無不俚俚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弃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稜十焉。枳有稜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稜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才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稜。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

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夔倫黻禮樂廢。而仁以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典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于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備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

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貽書于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寓子婚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邁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歿宜矣何藥之爲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四

元陽三

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壽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間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于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辯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于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



新進起巖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  
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  
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  
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  
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  
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  
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  
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  
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筒時吸  
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五

元隱四

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  
家雖素饒于貧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  
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  
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  
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  
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  
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  
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  
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着年喬年昌年大年至

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  
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  
三人其婿卽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  
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  
徐信俞本虞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  
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廷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  
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  
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  
奠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  
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  
金華文徵卷之十八  
誌銘  
三六  
元覽

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  
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  
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  
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  
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  
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  
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于後先矣天  
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  
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  
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



窺見其衝氣機者哉。謙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畢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存德之道，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隨兮供。潛發遺精，天下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間不開。鬪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藪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亾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庭，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瑩，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金華文徵

卷之十八

墓誌銘

三一

元禧

評首段問答語可謂微言安得不存

10065

